

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

野性的呼唤

WILSHIRE
WILINGZHU

[美] 杰克·伦敦 著

林之鹤 译



■ 发自荒野深处的野性呼唤，
“优胜劣汰、适者生存”法则
的完美演绎

名家
推介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名家
推介 ·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

野性的呼唤

[美] 杰克·伦敦 著
林之鹤 译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性的呼唤 / (美)杰克·伦敦著;林之鹤译. —
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4.1

(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)

ISBN 7-5396-2357-8

I.野... II.①杰...②林... III.①短篇小说
—美国—近代②中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 IV.
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4052 号

野性的呼唤 (美)杰克·伦敦 著 林之鹤 译

责任编辑:马晓芸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书刊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48

印 张:5

字 数:85,000

印 数:8000
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357-8

定 价:1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[名家推介]

《野性的呼唤》和《热爱生命》是美国著名作家杰克·伦敦(1876—1916)最出色的两篇小说,已被列为世界经典性作品。杰克·伦敦其他有名的小说还有《海狼》、《白牙》、《马丁·伊登》等。杰克·伦敦一共著有十九部中篇小说、一百五十篇短篇小说和故事,以及许多诗歌、特写和评论。它们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。

杰克·伦敦自幼生活困苦,卖报、打杂、当童工、做水手。二十岁时曾一度加入

淘金苦旅前往阿拉斯加寻找金矿。一生喜爱读书、旅行、探险和写作。阿拉斯加之行让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生活素材,据此杰克·伦敦创作了不少充满热情与幻想的优秀作品。他信奉并宣扬个人奋斗精神和“优胜劣汰,适者生存”的法则。他的文风刚健、质朴、清新,富有传奇性。作为淘金故事系列中的代表作品,《野性的呼唤》和《热爱生命》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文艺思想和创作风格。

中篇小说《野性的呼唤》以美国北方边陲阿拉斯加的淘金热为背景,讲述了被美国人誉为一只“伟大的狗”的巴克的传奇经历。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、古老、陌生和神秘的洪荒世界,充满了原始的魅力、强烈的竞争和美好的梦想。巴克原来是法官府邸的贵族狗,后来成了拉雪橇的苦力,在棍棒和犬牙法则横行之下,饱受狗的世界的困苦和残忍。然而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和无数次用犬牙进行的生死搏

斗,锻炼和提高了它特别顽强的适应能力。小说中,杰克·伦敦以尽善尽美的拟人化描写和强烈动感的营造,凸现巴克在各种面相、秉性和癖好的群狗面前,超群脱俗,卓然而立。它体形硕大,皮毛灿烂,既矫健勇猛又感情细腻,且具有远见卓识和特异功能,除了说话无所不能,成为一只超级强狗和最优秀的战狗,从而能在严峻的生活考验和弱肉强食的血腥厮杀中得以生存。其他的狗则不堪劳累、同类相残和主人鞭挞而相继死去。

巴克由于先天的优越尤其是后天的磨练而高出于同类,然而它与雪橇队别的狗一样有共同的属性,即最主要的特征——忠诚。这一特征被杰克·伦敦发挥到极点。巴克听命于每一个主人的驱使,忍受苦役和伤痛,多次出生入死救护恩主,杀伤仇敌。它对职责忠诚,对人类忠诚。它的恋主情结始终没有中止。最后它意识到人类的局限和大自然的永恒而回应远古祖先

发出的野性呼唤,回归山林重返狼群。杰克·伦敦由衷地赞赏以巴克为代表的狗的忠诚、可爱、可敬,并引动读者对这一崇高品德渴慕神往,巴克身上寄托了杰克·伦敦本人的深情和愿望。

这篇以巴克为主人公的动物故事充满了野性的诱惑和人性的光辉。杰克·伦敦对北国狼狗生活的精细观察、惊险场面的审美选择、文字上的传神表达,都让全世界的读者永远记住了巴克和它的创造者杰克·伦敦。

短篇小说《热爱生命》以人为主人公,但故事中也时时有动物出现。小说写一个意志坚强的淘金者在北极地区长途跋涉,由蹒跚到爬行,历尽艰险终于被人发现而获救的故事。这个归来的淘金者疲弱不堪,脚踝扭伤,在走向目的地的途中屡次濒临绝境:荒原茫茫,雨雪湿冷,同伴比尔又弃他而去;枪膛里没有弹药,他失去人类文明的优势,处于野生动物的包围与威胁之

中。孤独、凄惨、饥饿,虽然梦见许多筵席和各种美味佳肴,然而面对充斥空间的野兽和飞禽走来飞去却无法捕获。后来又遭遇棕熊和病狼。最后他以热爱生命的坚定信念战胜了种种艰险和死亡。这位无名的人概指所有的人都应该珍惜生命,在最危险的时刻也要拼搏求生,并永远笃信人间有爱。杰克·伦敦把主人公置于悲壮的旅途中,时时与凶猛的、虚弱的、狡猾的、机灵的种种动物发生一些有趣可笑的小插曲,不失幽默和调侃,调解了过分沉重的氛围。这是一篇短小的故事,单一、朴实、粗线条,然而凭借对荒原生活的真切体验,借助小物件、小动作的反复出现和提示,却表现出一个行者在特定情境中如此丰富的心态和情绪。他是一个濒死的高尚善良的人,一个有时恐惧、软弱和犹豫的孤独者,一个信念坚定的铮铮铁汉,一个意志刚强拼搏到底的勇士。

《野性的呼唤》中的巴克是无言的,

《热爱生命》中的无名者仅说过一言半语，也几乎是无言的。但无论是动物或是人物，他们只需要一系列的行动，一系列漂亮的动作，来向读者昭示：强者胜！拼搏者胜！读者在领悟这一真理的同时，也会乐于一览奇异的北国风光和千姿百态的动物世界。

林之鹤

教 授

翻译家

目 录

热爱生命·····	1
野性的呼唤·····	43

热爱生命

一切之中，这一点会留存下去——
他们经受了困顿颠连得以生存；
虽说赌本已经输掉，
那么多的猎物会到手中。

他们俩一拐一拐，痛苦不堪地走下河岸，有一次，走在前面的一个男人在乱石中踉跄起来。他们累得疲乏虚弱，因为长期忍受千辛万苦，脸上都露出苦撑苦熬的样子。他们双肩挎着用毯子包起来的沉重包袱，那条勒在前额上的带子起到支撑作用。



每人还拿着一支步枪。行走时,他们弯着腰,肩膀往前倾,脑袋更是往前倾得厉害,眼睛盯着地面。

“我们放在隐藏处的弹药够两个人用的就好了。”走在后面的那个人说。

他的声音过于沉闷,毫无感情,说话时没有一丝热情。前面那个人一颠一跛地向着漫过岩石、泛着白沫的小溪走去,没有搭话。

后面那个人跟在他的后面。他们俩都没有脱去鞋袜,尽管溪水冰冷——冷得他们脚踝疼痛,两脚麻木。在溪水冲到他们的膝盖部位时,两人都摇摇晃晃地站立不稳。

跟在后面的那个人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滑了一下,差一点摔倒,但是他猛地一使劲,又站稳了脚跟,同时发出一声痛苦的喊叫。他仿佛头晕目眩,身子踉跄着,他向前伸出空着的那只手,似乎要抓扶空中的什么东西。他站稳后又往前走,不料身子

再度踉跄,险些摔倒。于是他站着不动,望着另一个人,那个人一直没有回过头来。

他一动不动地足足站了一分钟,似乎在跟自己争辩,然后就叫了起来:

“嗨,比尔,我的脚踝扭伤啦。”

比尔在泛着白沫的溪水里继续摇摇晃晃地走着,还是不回头。后面那个人望着他这样往前走,尽管脸上仍像原来那样毫无表情,但是眼睛里却流露出像受伤的鹿一样的神情。

走在前面的那个人一拐一拐地爬到对面的岸上,头也不回,只顾径直往前走。在溪流中的那个人望着他,嘴唇有些发抖,因此,那粗密的褐色胡子明显地抖动着。他不知不觉地伸出舌头来舔舔嘴唇。

“比尔!”他大声地喊。

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在困境中发出的恳求的喊声,但是比尔仍然不回一下头。他无可奈何地望着比尔往前走。比尔怪异地一拐一拐地爬上缓缓的斜坡,向小山那



里朦胧的天际走去。他一直望着比尔翻过山头,再也不见了踪影。于是他转过目光,缓慢地把比尔消失后留给他的周围世界收进眼底。

接近地平线的太阳朦朦胧胧的,差不多被飘荡不定的雾气和蒸气遮没了,让人觉得它像是轮廓模糊、不可捉摸的密集的一团。那人一边用一条腿支撑着身体,一边掏出了表。这时是下午四点钟,在这七八月之交的季节里——他说不清一两个星期之内的确切日期——他知道太阳大致在西北方位。他朝南面望去,知道那些荒凉的小山那边的什么地方就是大熊湖;还知道在那个方位,北极圈的禁区界深入到加拿大的冻原带。而他现在站立的地方,就是科珀曼河^①的一条支流,科珀曼河再往北流去,流入加冕湾和北冰洋。他虽然从

^① 科珀曼河(the Coppermine River):又称铜矿河,在加拿大的北部。

来没有去过那里,但是,有一次他曾在哈得孙湾公司的地图上见到过那个地方。

他再一次把他周围的那一圈世界环视了一遍。这可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景象。到处都是模模糊糊的天际线,一座座山岗都不高,没有高大的树木,没有低矮的灌木丛,没有一株花草,惟有一片辽阔而可怕的荒原,让他眼里迅速地露出恐惧。

“比尔!”他又低声喊了一两次,“比尔!”

他站在白茫茫的水里畏缩着,似乎这片广袤的大地正以压倒一切之势向他压来,凶残而又得意地要摧毁他。他像得了疟疾似的抖了起来,连手中的枪都哗啦一声掉到水里,他这才回过神来。于是他竭力摆脱了恐惧,振作精神,在水里摸索着把枪找到。他把背包向左肩挪动一下,好让受伤的脚踝少些负担。然后他强忍着疼痛,缓慢地、小心谨慎地、畏畏缩缩地向河岸走去。



他并没有停下来,而是不顾疼痛,发狂似的拼着命,匆匆地爬上斜坡,走向那失去踪影的伙伴所翻越的山头——他比那个东倒西歪的同伴走得更加怪异可笑。他爬到山头,只见有一个浅谷,寸草不生。他再次与恐惧抗争,又把背包往左肩挪动一下,摇摇晃晃地走下山坡。

谷底一片潮湿,因为厚厚的海绵般的苔藓吸足了水。他每走一步,水都从脚底下溅出来。每次提起脚来,那湿漉漉的苔藓总是吸住他的脚,不愿放松。他小心翼翼地从一块厚苔藓上走到另一块厚苔藓上,顺着同伴的足迹,走过一块块突出的岩石,那些岩石都像小岛一样。

虽然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,可是他并没有迷路。他知道,再往前去,就会看到枯死的小云杉和冷杉,以及当地称为“蒂特钦尼奇利”小湖边的一块狭长的乡野之地。另外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,溪水并不呈现奶白色,溪上长着灯芯草——这一

点他记得很清楚——但是没有树木；他可以顺着这条小溪前行，一直走到水源尽头的分水岭。然后他将翻越这道分水岭，走到另一条向西流的溪水的第一段细流，顺着水流，他走到它注入迪斯河的入口处，在那里他可以在倾覆的独木舟下面找到一个小坑，坑里有许多岩石。这个坑里有他那支空枪所需要的子弹，另外还有鱼钩、鱼线和一张小渔网——一切捕杀猎食的工具。他还会找到面粉——并不多——还有一块腌猪肉和一些豆子。

比尔会在那儿等他的，他们将顺着迪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，再向南穿过湖面，一直到达麦肯齐河。到了那里，他们再继续向南行走，而这样，冬季就追不上他们了。一些有涡流的地方已经结了冰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干冷，他们要向南去，到达哈得孙湾公司的一个暖和的贸易站，那儿树木高大繁茂，食物也多得吃不完。

他一边奋力挣扎向前，一边想起了这